

英汉动转量词化的历时嬗变及其认知机制*

忻州师范学院 张庆瑞

摘要: 本文以汉语中的“束”、“片”和英语中的“flight”、“wave”为例证,基于历时维度考究了动转量的词义侵蚀、词义漂白、词义分化、词义积淀和词义通约化五个相互依存、前后相继的词义历时演化过程。同时,文章还进一步透视了动转量词化的内在主体认知机制,认为动转量词化的历时演变历程是建构者范畴化、语用推理、隐—转喻共现、突显、视角转换、视角化、通约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建构动转量的心路历程中,范畴化是建构者的最终目的,语用推理是建构催化剂,隐—转喻共现是建构桥梁和手段,突显和视角转化是契机促发者,视角化和通约化是生成磨合剂,各种认知机制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综合交互,最终催生了动转量词化建构目标的顺利实现。

关键词: 动转量;词化;历时嬗变;认知机制

作者简介: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认知语用学和词汇语义学研究。电子邮箱: qingrzhang@163.com

1 引言

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转化为量词在传统词汇学领域属于词类转化范畴,而我们认为它们均属于词化现象。在本文,我们仅聚焦于动转量词化。

我们的假设是:动词转化为量词宜从语义基础着眼,大致要经历词义侵蚀(lexical erosion)、词义漂白(lexical bleaching)、词义分化(lexical segregation)、词义积淀(lexical sediment)和词义规约化(lexical conventionalization)的历程。

关于词化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文斌(2004, 2005)认为,所谓词化,严格意义上说就是指原属于横组合关系(synchronic relation)的词语自由配列成为一个固化的词汇单位,在句法上具有单独词位功能。罗思明(2007)指出,词化是指词义成分整合成词的过程及其结果。

这两种界定至少有四层含义:一是词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二是词化即造词过程,是语言使用者在实际语境中语用的必然产物;三是词化前的语义成分结构

松散,具有临时机型性;四是词化的结果是词,并具备词的特征,即语义固化,结构固定,在句子中能独立使用等。

对于上述学者的论断,我们还认为,词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涵盖词义成分整合成词的过程,其实词义新范畴脱胎于旧范畴的形成、凝固的动态演化历程,如词类转化,也应该属于词化研究的必备内容。词类转化包括名转动、动转名、形转名、名转量、形转量和动转量等,而我们所研究的动转量应当属于词化的次类。为有效验证动转量大致要经历词义侵蚀、词义漂白、词义分化、词义积淀和词义通约化的历程的假设,我们特结合实例来解析动转量词化的历时演变历程。

2 动转量词化的历时演变过程

2.1 动转量词化历时演变的阶段界定

(1) 词义侵蚀

所谓词义侵蚀是指在量词词化过程中,表量意义开始像病毒一样侵蚀原有动词实体意义。

(2) 词义漂白

词义漂白是指动词旧义受到新义侵蚀后,动词原有义和表量义发生冲突和竞争,从而产生漂白剂化学效应。

(3) 词义分化

词义分化是指动词本义和表量意义依据其功能不同而分离。其实语义分化,并非两者真正分离,而是源于原义核的一部分旧义仍然滞留在新语义核中,不可能猝然消逝。

(4) 词义积淀

所谓词义积淀是指经过词义侵蚀、词义漂白和词义分化后,动词表量义要历经时间的沉淀和累积。

(5) 词义规约化

词义规约化,是指经过词义侵蚀、词义漂白、词义分化和词义积淀后,动词的表量意义经语言使用者的高频率使用而最后石化(fossilization)。

2.2 动转量词化历时演变的具体过程

接下来,我们举出汉语中的“束”、“片”和英语中的“flight”、“wave”为典型例子试图论证动转量词化的历时演变历程,并旨在验证英汉动转量词化的历时嬗变具有语言共性。需要指出,表1、2、3、4中的所列义项均选自英汉权威词典^①并依照词义历时发展顺序精心配列。

(1) (动词)捆、缚。如:《诗经·庸风·束部》:“墙有茨,不可束也。”
(2) 用绳、带等缚、捆。如:束发;束带。
(3) 将……捆在一起。如:将收获的稻禾束成稻捆。
(4) 周围系紧、环绕。如:一个诗人的塑像桂冠束在它的头上。
(5) 约束,施加有节制或直接的影响于。如:《庄子·秋水》:“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
(6) 限制,局限在一定范围或控制下。如:无拘无束。
(7) 收拾;整理。如:陆游《蜀州大阅》:“晓束戎衣一帐然,五年奔,走遍穷边。”
(8) 聚集;敛缩。如:《汉书》:“故货宝于金,利于刀,布于布,束于帛。”
(9) (名词)用于捆在一起的东西。如:《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
(10) 箭十二为束。如:《淮南子·汜论》:“出一束弓箭。”
(11) 凡物十个曰束。如:《仪礼·聘礼》:“束奠于几下。”
(12) 布五匹为束。《左传·襄公十九年》:“贿荀偃束,加璧乘马。”
(13) 把,小捆,紧紧或整齐地系起来或捆在一起的东西。如:一束花。
(14) (a) 捆、扎,随便扎在一起的样式大小相同或不同的一些东西。 (b) 生物意义上的在神经系统、心脏、肌肉、脊髓、脑等器官类似花束的纤维组织。如:迷行束;房屋束;纵束。
(15) (a) 成把地捆在一起的植物的茎或花。如:堆积着一排排百合花束的坛。 (b) 一个具有代数和拓扑结构,通常是结合到一个微分流形 M 上的纤维丛。
(16) 束流,接近平行射线的集合。如:光束;电子束;一束光。
(17) 由结缔组织梢所隔开并具有共同起点神经支配功能的神经、肌肉或腱神经纤维集合形成的带。如:纵束。
(18) 在脊髓内或脑内,具有共同起点、末端和功能的一些神经纤维集合形成的纤维束。
(19) 多种脊神经纤维的小束之一。
(20) 几何意义上呈现花束状的一簇几何对象。
(21) 窄狭。如:陆游《将离江陵》:“地险多崎岖,峡束少平旷。”

表1:“束”的词条

从以上例子可以明鉴：“束”的原义是“缚”，即为动词，而后演化出与“缚”相近的意义，如例（2）—（8）“捆扎”、“环绕”、“约束”、“限制”、“收拾”、“整理”的含义。同时，由本义“缚”发展的第一方向是与“缚”相关的名词义，同时也潜在隐藏了表量义，如例（9）—（20）中“表示一捆的东西”、“箭二十”、“凡物十个”、“神经纤维束”、“几何束”等。由本义“缚”发展的另一方向是向表量义发展，如例（16）是从例（8）的动词义“聚”中生发出表“聚集成一条的东西”的意义，同样蕴含表量义，如：“光束”、“电子束”和“一束光”。

由此可见，在动转量的词义演变过程中，不是呈现线性单向模式发展，而是以交叉互现方式渐进。正如王文斌（2001：255）指出，词义演进过程往往不是朝一个单一的方向发展，也不是以单一的方式演进，而往往是在辐射型（radiation）的变化中交织着连锁型变化，在连锁型（concatenation）的变化中又交叉着辐射型变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

在表量意义发展进程中，首先，例（3）“用于捆在一起的东西”的含义，开始脱离“束”的动词本义并显现表量含义。根据我们上文定义，表量意义就像病毒一样开始侵蚀原有动词的实体意义，这是词义分化和词义侵蚀并进的显现，也是表量泛指意义涌现的端倪。从另一视角看，例（3）也是词义漂白过程的标记，因为尽管本义蕴含了“用于捆在一起的东西”的表量义，但是仍然能够从该词义中唤起潜藏在语义内核中表量义施动者的动作义，即“缚”或“捆”。而后，表量泛指义向专指义发展，如专指“箭十二”、“凡物十个”、“布五匹”。“束”在进行词义侵蚀和词义漂白过程中，同时是其进一步分化的过程。尽管词义分化是指动词本义和表量意义依据其功能的不同而分离，但是语义分化，并非真正的分离，而是原来一部分旧义仍然滞留在新的语义核中，只不过表量专指义要唤起施动者的动作义要比例（3）困难，而唤起施动者动作义容易度取决于距离“束”本义的远近。随着表量专指功能增强，“束”的表量义也随之增强，量词义与原义分化。在词义分化中，“束”的表量范畴在不断扩大，范畴扩大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表量范畴扩大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与原有词义的分化，二是会导致“束”的表量义积淀。语义的沉淀是伴随着词义分化的进程发生的，但最终“束”作为量词义积淀下来，跟构建者的使用频率（frequency of language use）直接相关，语言构建者的使用频率越高，则会使之积淀越深，反之亦然。积淀到一定程度，“束”的表量义通约化，即原来动词表量义石化（fossilization）或规约化（conventionalization）。具体来说，规约化是指某一量词被一定语言社区的人们广泛接纳并使用，从而固化在人们的记忆和认知意识中并植根于语言社区（language community）中变为约定俗成的语言形式。

通过追溯“束”由动词到量词的演化过程,我们发现,词义侵蚀、词义漂白、词义分化、词义积淀和词义规约化这五个词义演化历程不是孤立隔离的,而是一个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相互依存的整体演进过程。为了验证动转量词义演化历程模式的假设,下面我们将分析汉语“片”的词义演化过程。

(1) (动词) 分开、剖开。如:《说文·片部》:“片,判也。”
(2) 半,偏。如:《玉篇·片部》:“片,半也。”
(3) 单;两方中一方。如:《广雅·释言》:“片,禅也。”
(4) (名词) 物之薄而平者称为“片”。
(5) 某一整体的部分。如:布片儿。
(6) 从物品上切出来的扁薄部分。如:一片面包。
(7) 薄而平的层。如:雪片。
(8) 制作产品时的小块、碎块。如:碎纸片儿。
(9) 延伸的片面或广阔的区域。如:印度南部的一片热带农村地区。
(10) 一个通常无限定或不太明确的地区。如:两河之间的一片森林地带。
(11) 某物的延伸部分,与其长度或厚度比较有一白色或光亮的表面。如:一片汪洋;草地上布满了大片雏菊。
(12) 如同舞台布景一般的真实或想象的景物。如:一片森林的景色;一片丰收景象。
(13) 任何天然或人工的物质薄片或薄板。如:鳃片;片簧。
(14) 特指长方形的适合于写或印刷的物品。如:名片。
(15) 一种用来摄影的涂有感光的柔软透明物。如:底片。
(16) 花瓣。如:宋·苏轼《夜雪独宿柏仙庵》:“梦惊忽有穿窗片,夜静惟闻泻竹声。”
(17) 片剂。如:生姜一片。
(18) 连绵不断的广泛区域或范围,常指宽阔曲线内的。如:一大片鼠尾草,还有各种仙人掌点缀其间。
(19) (形容词) 形容很少的。如:晋·陆机《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20) 时间短暂。如:片刻。
(21) 属于、关于或成为流线型流动的事物。如:片流。
(22) 缺乏一部分或几部分,或按最终工作顺序的安排,不是全部的。如:片段。
(23) (量词) 用于薄而成片的东西。如:两片面包;两片安眠药;天空飘着三片白云。
(24) 用于景色和气象。如:一片春色;一片欢腾;一片丰收景象。
(25) 用于声音、语言、心意。如:一片嘈杂声;一片胡言乱语;一片真心实意。

表2:“片”的词条

从上面“片”的义项来看,“片”具有动词“剖开、分开”之义,以此为起点,向纵横两个方向衍生。由动词本义生发出(2)名词义“半边”、(3)“两方中的一方”和(4)“薄而平的东西”,这是作为动词“片”的基本义连锁反应的结果。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由原来动词义生发出名词义演化为例(4)后,表量的泛指义开始专指(14)“底片”、(15)“名片”等含义,甚而专指(20)“时间短暂”,这是“片”逐步遭受语义侵蚀并漂白为量词的一个逐步递进过程。由于“花瓣”、“底片”、“名片”的语义共性具有“薄”的特征,而例(20)则蕴含了时间短暂的抽象义,因而,这是词义由具象概念“薄”转化为抽象概念“短”的渐变。历经(4)—(22)的词义侵蚀和漂白后,(23)中“片”的表量义逐步与原动词义分化,开始行使表量功能。起初“片”的表量意义可能是临时的,故而仍能唤起动词义,是词义侵蚀、词义漂白、词义分化相互交融和前后相承的具体表征,也是新旧语义共存并相互竞争的必然结果。在词义分化中,随着“片”表量功能急剧增强,其匹配范畴也随之扩大,不仅可以修饰具象的“面包”和“白云”,还可修饰抽象的“欢腾”和“真心实意”。由于识解者频繁使用表量义,“三片白云”、“一片景象”等表量短语就会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和接纳,慢慢便积淀下来,长期积淀到一定程度,就会规约化为一个表量构式(construction)。一旦激活,就能在人们的心理词典中随意提取,这是“片”作为量词进一步积淀和固化的结果。

(1) (etymology) verb: act of flighting
(2) act, manner or power of flying e.g. the flight of a bee/Flight is nature to birds. /a flight of many hours
(3) the distance of covered or the course taken by a flying objects
(4) a number of being and things flying or passing through the air together, mostly refer to a flock of birds; a swarm of insects; a volley of arrow or other missiles; a group of angels; a group of aircraft operating together, etc.
(5) a trip by an airplane, gild
(6) a schedule trip on an airplane e.g. on a 9 o'clock flight to St.Louis
(7) the basic tactical unit of military air force, consisting of two or more aircrafts
(8) act principle, or techniques flying an airplane e.g. fighting training
(9) a journey into or through outer space, as of a rocket
(10) swift passage of time
(11) a series of steps between floors and levels
(12) a series of hurdles across a racetrack
(13) a soaring above transcending ordinary bounds e.g. a flight of fancy

(续表)

(14) a distance, such as arrow travels when shot
(15) the sailing of currency or shares by many investors

表3: “flight” 的词项

根据候德 (Hoad, 1986) 探究 “wave” 的词源, 可获知它源于动词义 “自由移动或随风摇摆”。一方面, 基于词源义, 它指向诸如名词义 (6)、(7)、(14) 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 它以词义 (2) 为中心, 试图向诸如词项 (3)、(10)、(12) 的量词义发展和延展, 这同样是词义辐射型 (radiation) 变化中交织着连锁型变化的具体表征。

不难确定, (2) 试图攻击和摧毁原有动词义, 但仍未能见到量词义曙光, 而 (3)、(10)、(11) 却潜在包含量词义。由此可言, (2)、(3) 是 “flight” 语义侵蚀和漂白的关键因子, 词项 (4) 是词义分化的关键步骤。那些属于众多事物的, 诸如 “birds”、“insects”、“missiles” 均被 “flight” 范畴化。随着 “flight” 量词功能加强, 甚至开始修饰抽象名词, 譬如 “a flight of fancy”。频繁使用的 “flight” 量词义会积淀并在一个语言社区固化, 最终完成了其动转量的词化历程。

(1) (etymology) (verb) : to move freely to and fro, shake or sway as with the wind
(2) to move or cause to move freely e.g. The banner waves in the wind.
(3) to move the hand to and fro as a greeting
(4) to signal or signify by or as if by waving something
(5) to direct to move by or as if waving something
(6) to form or be formed into curves, undulations, etc.
(7) to give a wavy or watered appearance to (skill, etc.)
(8) to set waves (in the hair)
(9) a long body of water curling into an arched form and breaking on the shore e.g. He was swept out to sea by a freak wave.
(10) a ridge of water between two depression in open water e.g. Gull and cormorants bobbed on the wave.
(11) a shape seen as comparable to a breaking wave e.g. A wave of treetops stretched to the horizon.
(12) (poetic/literary) the sea e.g. the waves
(13) an intense burst of a particular feeling or emotion e.g. A new wave of apprehension astonished her.
(14) a sudden occurrence or increase in a specified phenomena e.g. A wave of strike had effectively paralyzed the government.

表4: “wave” 的词项

同理,经由候德(1986)探测“wave”,我们感知它也源于动词义。从表4中能断定,“wave”的最初意义可分为两种次范畴:“wave”的动词义(1)—(8)及其名词义(9)—(14)。根据高芳、徐盛桓(2000)的“名动互含假说”,名词语义内孕动作语义元素,这是源于在变幻莫测的客观世界中物质和动作可相互转化。因此,携带动词义的(6)能进化为诸如(9)“波浪”、(10)“浪峰”和(11)“波浪形”的名词义,这是词义侵蚀和漂白的有力证据。无论如何,(11)“波浪形”是词义侵蚀和漂白后步入词义分化的一个关键步骤,正是依凭与相似事物类比,才潜在推动了量词义的浮现,从而为其固化奠定基础。尽管“wave”经历了词义侵蚀和漂白,但作为其衍生义(11)“波浪形”仍能追溯到动词义“形成波浪”,甚而可溯源到其本义“移动、摇摆”(move, shake or sway)。伴随着“wave”的量词功能加强,其修饰潜质也在递增,从修饰具象概念“树梢”(treetop)到整合抽象概念“恐惧”(apprehension)。在“wave”词义分化中,其量词义高频使用就会沉淀并凝化在某一语言社区人们的记忆中。

通过对汉语中“束”、“片”和英语中“flight”和“wave”由动词演变为量词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英汉语中动转量词化演进大致均经历了词义侵蚀、词义漂白、词义分化、词义积淀和词义规约化的阶段。从上述例证中,可较为清楚地看到动转量中词义侵蚀、词义漂白和词义分化这三个显性(overt)阶段,而词义积淀和词义规约化这两个隐性(covert)阶段则属于语用过程,却也是动转量真正实现而不可或缺的界标。

量词词义积淀与人对量词使用频率的高低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量词使用频率与量词词义积淀成正比关系,某一个量词在一定的语言社区被人运用得越多,其表量的词义会积淀得越深。量词词义积淀是量词词义分化和词义通约化的中介,是实现量词规约化的前奏。量词词义规约化是指某一量词被一定语言社区的人们广泛接受从而固化在人们记忆中并植根在语言社区中,变为约定俗成的语言形式。我们有必要指出,动转量所必经的词义侵蚀、词义漂白、词义分化、词义积淀和词义规约化这五个过程,是一个前后相继,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连续统,应作为动转量词义嬗变的一个整体,这样方可抓住其词义变化的实质。

3 动转量词化的认知机制

基于“束”、“片”、“flight”、“wave”的个案,我们探讨了动转量词化的历时嬗变后,试图进一步挖掘其历时演变进程的内在认知机制。词义的演变不是任意发生的,而是遵循一定内在逻辑并受到一定认知机制的调控。我们认为,动转量

词化演变历程是构建者范畴化、隐—转喻共现、视角转换、视角化、规约化这几个认知机制交互作用的认知结晶。为论证其认知机制,首先阐述所采用的理论根基。

3.1 理论阐述

3.1.1 范畴化

范畴化是人类最基本和普遍的一种认知活动。作如是说,是因为它能够使我们有效理解和判断周遭世界的实体和事件。卢植(2006: 145)指出,人类认知的特点之一是范畴化,而且使用范畴对外界事物的特征或者事物之间的关系做出推理。同时泰勒(Taylor, 1995: Viii)认为,范畴化是高级认知活动的基础。克罗夫特和克鲁斯(Croft & Cruse, 2004: 74)也指出,范畴化是人类最基本的认识活动之一。我们认为,范畴化是识解者将客观事物化“无界”为“有界”的一种认知表征。正如沈家煊(1995)指出,“有界”和“无界”的概念从认识角度上是基于人的体验形成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能力之一,人一出生就体验到自己的身体是一个有边界的容器,人们倾向于按“有界”与“无界”的对立来认识外界事物、动作和性状。只有将“无界”的事物化为“有界”的事物,人们才能更方便地深层次理解、判断和推理事物或事件,才能更有效地认识和改造世界。

3.1.2 隐喻对词义的发展

在现代认知语言学中,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认知方式(Lakoff & Johnson, 1980: 3)。隐喻实质上就是用—个经验域来感知和体验另一个经验域的认知方式,同时隐喻对词义演化过程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威彻尔(Sweetser, 1990: 19)认为,在词义变化中,隐喻起着主要建构作用。赵艳芳(2001: 36)曾指出,一词多义现象是人类借助隐喻认知手段由一个基本义向其他意义延伸的过程,是人类认知范畴和概念化的结果。王文斌(2007)也指出,一个词的词义发展可以是无限的,只要某一隐喻义被社会所接受,它就会在语言中固定下来,同时又在自身隐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隐喻义,这可以说是词义演进的一个规律。我们认为,隐喻是词义无限生发的助推器,大体上可以说,没有隐喻就没有词义的衍展。

3.1.3 视角观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十分关注视角在构建语言认知操作中的重要角

色。兰盖克指出,突显、详细度和视角是导引认知操作的三大原则(Ungere & Schmid, 2001: 97)。同时兰盖克认为意象可从五个方面描述:一是一个侧面强加给一个述义(predication)的认知域基础;二是识解事件的详略度;三是述义的辖域;四是述义次结构(substructure)的突显(salience);五是视角(Langacker, 1990: 5—12)。随后兰盖克(1991: 4—5)对意象所包括的五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一是详略度;二是辖域;三是背景;四是视角;五是突显。兰盖克在其对识解理论阐述中多次提及视角和突显要素,说明了视角和突显在人们认知中的重要地位。托尔米指出,视点(perspective point)就是在心理上观察某一事物或场景的点位,涉及诸如位置、距离和方式等因素(束定芳, 2008: 102—104)。沈家煊(2001)对视角做了界定,认为视角就是说话人对客观情状的观察角度或是对客观情状加以叙述的出发点,这种“视角”的主观性经常以隐晦的方式在语句中体现出来。王文斌(2009)对兰盖克的意象要素经过分析整合,认为意象可以用最为关键的两个要素加以描述,即视角和突显,视角一旦锁定,事件的覆盖面或辖域所聚焦的部位便得到突显。束定芳(2008: 102)认为,“视角”(perspective)这个词包含很多因素,其中说话者的位置就是缺省(default)的优势位置,如“楼上”、“外面”、“很快”等词项就体现出一个空间或时间上的优势位置存在其潜在意义中;另一个因素是心理浏览,如“汇合”(converge)与“分流”(diverge)间的意义差别。我们也认为视角和突显是识解事物的决定因素。

3.2 动转量词化嬗变历程的认知机制

量词“束”、“片”、“flight”、“wave”的使用,实质是构建者一种表量行为的抽象,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对中心名词所表示的实体进行范畴化。范畴化是人类将客观事物化“无界”为“有界”的一种认知表征,而量词恰好就是建构者对客观事物范畴化的具体体现,是其为了便于认识事物而划“无界”为“有界”的现实表征。范畴化是动转量的根本动因,是整个认知流程中提纲挈领的中枢机能。

在范畴化这一认知准则的牵制下,同时还受到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的影响。语用推理是量词词汇化的触发机制(trigger)。具体而言,量词词化是说话者和听话者为追求语言的经济原则和出于表达的需要,达成某种程度协商和妥协的结果。而所谓的经济原则是人类在语言交际中,总是以最小的处理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苗兴伟, 1997)。

名转量、动转量和形转量的出现正是认知主体基于范畴化和语用推理的牵制,对同一或不同事物进行动态、静态或性状的视角选择和突显进行词化演变的

结果。词类作为语法范畴,是对词表示事物、动作或其数量、状态、关系等功能的抽象,其中所谓名词,就是指称人或事物,用作句子的实体词;动词表示人的动作、行为、事物的变化和事件的过程(徐盛桓,2001)。对于形容词而言,我们认为,重在描述事物或事体的性状。其实,词类作为一种语法范畴,就是对事物、事体或情景态势抽象表征,大体上可表现为静态、动态或性状三种抽象描摹方式。

正如前文所言,隐喻是词义无限生发的助推器,而源自动词转化而来的量词“束”、“片”、“flight”、“wave”的词义演化同样脱离不开隐喻的干系。在动转量的复杂心路历程中,正是隐喻对词义的建构功能促使动词一步步历经词义侵蚀、词义漂白、词义分化、词义积淀和词义通约化的演变历程,从而实现量词的固化。量词“片”由量化具象域“草地”、“瓦砾”到跨域映射抽象域“春色”、“欢腾”,正是假借隐喻的架构纽带功能。同理,“wave”可由润饰具象的“treetop”、“wheat”到跨域映射抽象的“apprehension”、“strike”。简言之,正是隐喻才加速了动词词义遭受侵蚀和漂白,从而为实现量词词义分化、积淀和通约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束”、“片”、“flight”、“wave”由动转化为量其实还内蕴着转喻的认知机制。基于张辉、卢卫中(2010:94)有关词类转换与转喻的关系论述,我们认为,这四个动转量其实均内孕着源域(source domain),包含靶域(target domain)的转喻。转喻机制的发挥是整个动转量词的一个结果机制(resultant cognitive mechanism),而隐喻是实施动转为量的一个过程机制(processual cognitive mechanism),转喻机制统摄动转量词的整个认知流程。进而言之,动转量的一个关键认识机制就是隐喻和转喻共现(co-occurrence),因为转喻在实施和操作动转量中,难以逃脱识解者主体的认知突显(cognitive salience or prominence)和激活(stimulation or access to the whole cognitive domain)。在动转量词的整个认知域矩阵(cognitive domain matrix)中,正是识解者的主观能动性才激活了动域矩阵中所包含的量的次域(sub-domain),并实施了突显(salience)和心理通道(mental access)这两个转喻的关键机制。同时构建者从总体浏览和总量考核的视角,在语境涌现和人的认知刺激下,突发灵感,聚焦于动作过程中所包孕的量的属性。简言之,这是归于识解者总体把握,视角突显,灵机突显,总体考量(balance of totality),全局感知的结果。量词“束”、“片”、“flight”、“wave”的形成也根源于识解者会忽略静态抑或动态事物诸如面积、运动速度、力量等侧面,而恰恰随着注意力系统的有机分配突显其整体性(integrity)、范畴性(categorizing feature)、统括性(generality),总揽性(scanning),这是从构建者是如何着眼于过程角度将动词识解为量词的,是动作矩阵中人的转喻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该心理行为一旦被固定后,就需要有人的认知视角化在发挥作用,并

被人们所在的语言社区所接纳。

根据梵语语法,一个行为的过程用动词来表达,一旦行为完成,动作便固定,那就成为一件事,则用名词来表现(王文斌,2013)。上述论断有力说明,动词和名词所蕴含的认知体验在人的心理历程中具有接续和转化行为;同时还说明,一旦行为固定,识解者就善于将其框进一个拥有特定空间背景中并给此化界;即使行为没有完成,构建者依然可以对譬如在空中飘落的柴火,进行假性静止,从而间歇性空间化界,这是由于在线自涌语境激发而人的心理假想(mental assumption and emergent imagination)和心理及时在线推理(online inference)所致。

上述四个动转量的特例同样也会受到识解者视角选择和突显的牵制。兰盖克从认知角度将词汇大体分为事体类和关系两类,主要是基于具体性的名词在人的认知上常把客观对象当作静态的事物来看待,其识解方式就是静止的,但也可将其视为具有不同程度的动态性,从而具有了不同程度的“关系性”(王寅,2006: 42)。同理,动作和过程主要是一种具有关系性的动态意象图式,但在人的范畴化和认知作用下,也可将其视为一种静态的事体或过程,使其具有了事体性的静态意象图式(同上)。从兰盖克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物体可以有多种特性和特征,以何种方式识解,是由人的主观感知决定的,与人的主体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由人的视角和认知突显(cognitive prominence)或认知聚焦(cognitive focus)决定的。当然,不同的物体,依据主体感知程度不同,视角选择和突显侧面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识解结果。

在“束”、“片”、“flight”、“wave”词化为量词构式的过程中,到底是以静态量化、动态量化还是性状方式量化实体,视角选择和突显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量词构式中量词的择用,本身就是人们对所描摹事物或事体的一种视角选择,从而突显了人们当时对客观事物或事体意义表征的心理状态。正是在范畴化这一认知准则和语用推理这一触发机制的制导下,人们才会进行视角选择和突显。对于不同的事物,人们的识解视角是不同的。对于同样的事物,由于人们选取视角的不同,进而会突显事物的不同侧面,可以静态或动态或其性状识解,反映在句法中,就呈现出名转量、动转量和形转量三种类型,分别表征人们对客观事物的静态、动态和性状描摹。这是由人们对事物识解的视角和突显共同决定的结果。动转量是识解者在观照事物的过程中,将具有动态性的事物照为静态,从而量化另一事物或事体的动态过程。

尽管视角选择和突显这一重要认知操作机制为动转量提供了关键契机,但往往是认知主体即兴性的思维反映。我们认为,要使动词最终词化为量词,还必须有视角化(perspectivization)和规约化(conventionalization)的认知操作机制。

所谓视角化,就是指人们在识解某一事物特征或特性时采用某一视角后,往往凝化对这一特征或特性的视角,使之成为一种惯常性的视角择用。譬如,构建者在构建量词构式“一片欢腾”和“a flight of fancy”时采用“片”、“flight”来量化“欢腾”、“fancy”,那么凡是具备相似特征或特性的事物便视角化为“片”、“flight”,在计量时,便将“片”、“flight”作为量词。量词要被语言社区的人们广泛接受并使用,从而固化在人们的记忆和认知意识中,必须经由规约化作用方能植根于语言社区中,变为约定俗成的语言构式。

由此可见,动转量词化的来源是构建者对客观事物或实体范畴化、语用推理、隐—转喻共现、突显和视角转换、视角化、规约化的结晶。在建构动转量的心路历程中,范畴化是建构者的最终目的,语用推理是催化剂,隐—转喻共现是建构桥梁和手段、突显和视角转化是契机促发者,视角化和规约化是生成磨合剂,七种认知机制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综合交互,最终催生了动转量词化建构目标的顺利实现。

4 结语

本文以汉语中的“束”、“片”和英语中的“flight”、“wave”为例证,分析了动转量词义侵蚀、词义漂白、词义分化、词义积淀和词义规约化这五个词化流变和嬗变的历时过程。同时,我们进一步探究了驱动动转量的内在认知机制,认为动转量词化的历时演变历程是构建者范畴化、语用推理、隐—转喻共现、突显、视角转换、视角化、规约化交互作用的认知结晶。

注释

* 对忻州师范学院课题“英汉语量词系统语义及句法行为的认知研究(201134)”的资助深表谢意!同时对王文斌教授、侯国金教授以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特致谢忱!

① 文中用例摘自《英汉辞海》《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故训汇纂》《汉语大字典》。

参考文献

Croft, W. & D. A.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ad, T. F. 1986.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W. 1990.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weetser,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 of Semantic Structure*. Chicag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J. 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gere, F. & H. J. Schmid.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高芳、徐盛桓, 2000, 名动转用与语用推理, 《外国语》(2): 7—14。
-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1978, 《汉语大字典》, 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 /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 卢植, 2006, 《认知与语言》,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罗思明, 2007, 英汉“缓步”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及词化模式分析, 《外语研究》(1): 7—16。
- 苗兴伟, 1997, 关联理论与认知语境, 《外语学刊》(4): 7—11。
-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 《中国语文》(5): 367—380。
- 2001, 语言的“主观性”与“主观化”, 《外语教学与研究》(4): 268—275。
- 束定芳, 2008, 《认知语义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同忆, 1990, 《英汉辞海》,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 王文斌, 2001, 《英语词汇语义学》,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2004, 英汉“看”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及词化模式分析, 《外语教学与研究》(6): 412—418。
- 2005, 英语词化探析, 《中国外语》(5): 64—68。
- 2007, 隐喻性词义的生成和演变, 《外语与外语教学》(4): 13—17。
- 2009, 论汉英形状量词的“一物多量”的认知缘由及意象图式的不定性, 《外语教学》(2): 6—11。
- 2013, 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和汉语的空间性特质, 《外语教学与研究》(2): 163—173。
- 王寅, 2006, 《认知语法概论》,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编译出版委员会, 2007,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徐盛桓,2001,名动转用与功能代谢,《外语与外语教学》(8):2—5。

张辉、卢卫中,2010,《认知转喻》,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赵艳芳,2001,《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宗福邦、陈世饶、萧海波,2003,《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